

舌尖之上

大饼油条

柴 隆

曾几何时，甬城的天空刚蒙蒙亮，寂静的清晨，一片月亮仍浮在云间。此时，简陋的大饼油条店内，白炽灯透射出一片晨光，升腾出一股烟火，暗含惊喜，如同一部黑白纪录片，缓缓拉开序幕……油在锅里沸腾，手指大小的面团，被师傅用筷子在表面轻轻压了一下后，拉住两头，微微延展了一下身段，就被下到油锅，随即变成金灿灿的油条。带芝麻粒的大饼，一个被钳出炉膛，微微冒热气，麦香四溢的焦气一下子飘浮在宁波弄堂、马路的上空……

就是这一副寻常的大饼油条，我却一直吃不厌精，写不厌细。我脑海里还依稀记得，幼时早起买油条的情景：出门带了一只钢精锅子，舀满豆浆后，把锅盖反过来，架在锅子上，油条和大饼就堆积在锅盖上，然后小心翼翼地端回家，一路上还得到不少街坊邻居的赞叹：“喏，这小顽，介乖哦！”

大饼油条豆浆，长久地支撑着人们的日常生活，一直以来都是甬城早点中的王者，早些年国营大饼摊头林立，随便走到哪个弄堂口，花几两粮票几分钱，便可吃到香酥酥脆的大饼油条。那时，人心尚古，绝不会担心吃到地沟油。奢侈一点的，再叫一碗咸豆浆，舀一勺豆腐脑。把肠胃填得酣畅淋漓之后，也能体会到朴素而清长的宁波古早味道。

油条，老底子宁波人称其“油炸桧”。相传和秦桧杀害岳飞父子有关。非但寻常的宁波人家偏爱油条，那些老饕、食客们对油条也一直推崇，美食家唐鲁孙，每每提到故都北京，唯独对“烧饼果子糯米粥”念念不忘，北方人所说的“果子”即油条。梁实秋《雅舍谈吃》中提到的海外学人，每到台北必定制一二百副烧饼油条，带回美国放冰箱，每天早晨用烤箱或电锅烤后食用，以慰乡思，聊胜于无。

油条单吃偏油，大饼独吃太干。两者相遇，即成流传弄堂坊间的经典早餐搭档。宁波街头的大饼炉均为特制，多是用粗粗壮的柏油桶改成。顶部小口，周围贴着一层白瓷砖，它内腔大，底部有进风口。大饼在炉内壁烤制，皮脆层次分明有韧劲，烘得恰如其分，炭火与面团的相互作用，烘托出原始的麦香。

大饼分圆形与椭圆两种，圆形为咸大饼，表面撒芝麻，里面是猪板油和葱花。椭圆为甜大饼，馅心为白糖，糖在烤制过程融化成浆，一口咬下，糖浆裹着面饼，香甜可口。甜大饼卷油条，半甜半咸的，总有些吃不惯，许多人还是偏爱咸大饼卷油条，油条脆，大饼酥。大饼夹着油条，油条之脆契合到大饼的酥中，板油葱花滋味殊异，层层渗透，浑然一体，往往会使人嚼得满心欢畅。

从国营特色到“火红红”流动摊，在袅袅的生烟中，我们被焦香四溢的大饼油条味熏染，尽管地沟油的传闻不断，大饼摊前依旧人山人海，魅力未减。我独偏爱长年累月的夫妻老婆店，摊前的搪瓷盆内有碎油条、榨菜丝、虾皮、葱花和紫菜，抓起一些加一匙酱油，随后冲入一大勺滚烫的豆浆，滴几滴小麻油，就是味道鲜美的咸豆浆，笃笃定定地送下来，配一副大饼油条，热量、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皆全，如此搭配，最能耐久，一个上午也不会饿。而赶去上班的人们，可没有这样的从容和福分，往往顾不得“雅观”，大饼对折夹根油条，就一路疾走，一路嚼起来，匆忙去赶公交……

周作人亦言，“小时吃过的东西不必可口也让人回味无穷，且总被我们奉为地道的故乡食物。”大饼油条，虽上不了台面，不入风雅，但作为平民早点，它是每个宁波人吃过的早点，大概也算得上是宁波本土的食物，以至于，大饼油条与宁波百姓的生活也密不可分。

甚至，连宁波话里头都有它们的影子，譬如做事拖拉、屡教不改的人，皆唤作“老油条”；人若生闷气，一副拉长脸、不高兴的模样，又唤作“大饼面孔”，如此等等。大饼油条承载了太多的人间烟火味儿，一种挥之不去，流连在舌尖上的异乎味道，愈发显得朴素而真挚、源远流长。

新晋冰心散文奖得主

干亚群散文二题

编者按 干亚群，浙江余姚人，现供职于余姚市文联。从事散文创作多年，已出版散文集《日子的灯花》《给燕子留个门》《梯子的眼睛》《指上的村庄》等，作品多发表于《散文》《美文》《散文选刊》《作家》等，连续四年入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、花城出版社、漓江出版社等出版的散文年选，多篇作品入选初中、高中语文考试阅读试题，获得省2012-2014年优秀文学作品奖，2015年度省重要期刊发表成果二等奖、第七届冰心散文奖等。今选登其两篇散文，以飨读者。



干亚群近照

只闻声不见影的播音员

干亚群

曾经，公鸡替村庄报晓，播音员为我们报时。

晚饭后，我溜到外面去跟小伙伴们捉迷藏。正玩得劲，母亲扯着嗓子喊我的名字，如果不回应，母亲会一直喊下去，像叫魂一样。黑夜里被人叫名字有些恐怖，我总担心我的名字经母亲一喊，会莫名其妙的丢在某个角落里，然后在那儿悄悄发芽，悄悄抽叶，在我不知道的时候长成杂草。所以，我赶紧应一声。母亲一听我的声音，又马上补充一句：“广播都结束了，该睡觉了。”那时，我有些不快，这是一天中对播音员最初的不快。因为，我真的该去睡觉了。

鸡啼过头遍，天还黑沉沉。鸡再啼，天才蒙蒙亮。我朦胧中听到稀稀落落的鸡鸣。不过，我又很快睡去。

一会儿，窸窸窣窣的声息从村庄各个方向传过来。穿衣服的，找鞋子的，还伴着隐隐约约的尿臊味。虽然声音是压抑的，但在晨色未明夜色未退前，声息像掉进了深井里，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扩音效果。

不等鸡啼三遍，村里开始吱吱啊啊，那是老人在开门，接下来还有咣当、叮当……老人在掀锅盖，拎水，下锅，各种动作滋生各种声音，那些声音不在地上，却掷地有声。此时的背景是挂在墙壁上那只小广播响起的音乐。虽然东方还没有红，仅仅初见晨曦，但广播里开始播放“东方红，太阳升……”

老人往灶膛里塞柴火。灶膛里噼啪，老人用布栏围住的膝盖上也噼啪——老人喜欢用膝盖顶住柴火，再用手一拨，柴火被折断了。红红的火映红了老人打着褶皱的脸，纵横的沟壑变得亮堂堂，像标出路标的机耕路，灶膛里的火肆意地在上面跳跃。

在广播重复“东方红，太阳

升……”的旋律下，东方渐渐发白，再慢慢转红。饭烧好，红太阳还没有升起来。有时，天下着雨，或刮着风，广播里播放的还是那个曲子。风雨中不见东方红，看不到太阳升，而老人们一如既往让一缕缕炊烟在村庄上空升起，像一根根辫子，上面住满了风雨声。

我接受的音乐熏陶是从广播开始的。音乐是用反反复复的节奏表达我们的絮絮叨叨。同样一句话，说多了会觉得烦，而唱起来感到的是气势。“……他为人民谋幸福，呼儿咳呀，他是人民大救星……他为人民谋幸福，呼儿咳呀，他是人民大救星……”

我知道“东方红，太阳升”的后面是“中国出了一个毛泽东”。但我不知道“毛泽东”是谁。奶奶说，是毛主席。我一听，惊呆了。毛主席怎么可以直呼其名呢？奶奶听了，也惊呆了。可奶奶解释不了。因为她是她奶奶，我原谅了她。

当炊烟慢慢散去时，广播员开始播报天气预报，晴，或多云，或转小雨，或有时有阵雨。广播员的声音是脆生生的，充满了感情，如播雨，那个“雨”字有不同的语气；有时有小雨的“雨”，委婉、曲折，后面还有一丝余音，似乎雨滴正在赶来的途中，提醒大家及时做好防备；有降雨的“雨”，短促、有力，让人马上想到今天的雨来得快，去得也快，心里早早有了准备。说到“风”，声音顿挫、干净，丝毫不留空隙。播报“多云”时，那个“云”非常柔媚，有些嗲，似乎风吹稻花，扑簌簌飘过来一阵香。

此时，我被母亲叫起了床。一家人一边吃早饭，一边听广播。饭桌在广播下面，上面是广播员脆生生的声音，下面是吧唧吧唧的咀嚼声。如果遇到家里广播线路不太好，声音像闷在了锅里，那早饭吃得无声无息，一口饭闷在嘴里嚼来嚼去，就是不发出欢快的声响，生怕嘴里的吧唧吧唧掩盖了广

播声。对看天吃饭的庄稼人来说，天气情况和人的情况一样重要。如果天气出现情况，人的情况也就好不到哪儿去。

播报气象消息有一个规律，每次播报两遍，第一遍快，第二遍慢。尽管如此，大家会把两次的气象信息都认真听完，天上的情况掌握了，这一天的力气怎么分配就有了底。

气象消息播完了，早饭也差不多了。不管是谁，最后几口饭都吃得呱呱作响，煞是热闹，似乎那是对播音员的赞美声。

村里的人谁也没有见过播音员，但她好听的声音稳稳地站在了村人的心里。

有人说她是瓜子脸，大眼睛，皮肤白皙，梳一根及腰的长辫子。说这话的人嘴里啧啧有声，与之配合的还有深藏笑意的眼睛。有人猜她是鹅蛋脸，有一对酒窝，笑起来眼睛弯弯的。语音刚落，说的人听的人也都咧嘴笑起来，可是嘴边只有括弧，没有窝窝，眼角毫不客气往下挤。说这样的话的尽是后生。他们在笑声里掩盖着自己的心事。广播员脆生生的声音走进了他们的梦里。但这样的念想只能深深藏着，掖着，每天在广播下回味的声音，用遐思修补日复一日的辛劳。

据说村里有一个姓符的后生，有一次偷偷跑到乡里去看广播员。进了乡政府的门，不知广播员在哪儿，又不识字。一个穿四个兜衣服的中年人瞧见了鬼鬼祟祟的样子，问他做什么。他不好意思直说找播音员，绕着弯子问，喇叭室在哪儿。四个兜的中年人一听，心里马上明白过来。估计像这样的后生找“喇叭”的人还挺多的。他故意逗后生，说，找喇叭室干吗？后生支支吾吾，说不上来。四个兜“还想捉弄后生，严肃地问他是个哪个村的，来乡政府做什么。后生哪见过这种场面，不待“大干部”再问话，赶紧从乡政府里溜了出来。

这件事到底还是被人知道了，不过，那时姓符的后生已经有了对象，虽然不是播音员，但表姐

的表妹的堂姐也是一个播音员，这多少让他拥有一份美好的感觉，他直接说我堂姐也是播音员，把前面的两个定语全省略掉了。

年老的觉得这个姑娘福气真好，年纪轻轻吃上国家饭，不用下地干活流汗晒太阳，旱涝保收。对老人来说最动人心魄的不是跟国家干部握过手，也不是被领导树为典型，而是不用看天吃饭。

他们喜欢用投胎这一词来总结一个人的命运。他们感叹小姑娘这是前世修来的福，今世不用下地干活，不用风里来雨里去，只要动动嘴巴就挣来一年的口粮。世上哪有这样好的饭碗。老人还赞美小姑娘的智慧，居然天上的事也知道，今天刮什么风，下什么雨，小姑娘都了如指掌，太神奇了。呵呵。

当然，还有一些姑娘们的猜想，无疑，播音员是她们最羡慕的，见过世面，有文化，把一篇稿子一字不差地念下来。姑娘们把自己心目中认为最时髦的元素赋予播音员，想那个跟自己年龄差不多的姑娘应该烫着卷发，脖子上系一根丝巾，身上还有花露水的香味。天热了，还有一件漂亮的连衣裙。姑娘们遥想着播音员今天穿什么衣服，梳什么头发。有人悄悄嘀咕，她一定是披着长波浪，涂着雪花膏。有人补充：她穿着皮鞋，因为广播结束前听到的咯的咯声。

姑娘们在广播下做着活，织布、做饭、打毛衣。一天天长，直至出嫁为人妇为人母，但回到村里时，广播里的声音还是那样脆生生的，一点不见老，似乎还停留在小姑娘的静好时光里，而自己早已粗糙得不成样子。于是，再一次感叹人的命运。但，姑娘们连妒忌的心自己都没有，觉得那是人家福气好，自己修不来这样的福气。

晌午的时候，村口的高音喇叭响起雄壮的乐曲。大家不知道那是大合唱，只知道里面全是一张张嘴，似乎全村人都赶到广播站唱歌。老人觉得不可思议，每天咋有那么多人不劳作，尽到广播站唱歌，那工分怎么办？在老人疑疑惑惑的时候，播音员开始播

蓑衣

干亚群

小时候我家墙上挂着一件蓑衣，棕褐色的，跟普通衣服不同的是没有袖口，也没有衣袋，上面是坎肩，中间是一排棕桐丝带，代替纽扣。别看外面毛刺刺的，但里面非常平整，即使与皮肤接触也不太觉得刺痒。这件蓑衣是父亲分家时的一件家什，到父亲手里已经有些年月了。当时二叔也喜欢这件蓑衣，见爷爷把蓑衣分给父亲有些不太情愿。爷爷说，你一个教书的，要蓑衣干什么，不吉利。二叔那时在村小做民办老师，一心指望能转正。

那时没有雨披，伞倒是有的，黑布伞，黄褐色的油纸伞，没谁会撑着伞干活。撑伞到田头的只有“干部”，他们是吃“国家饭”的，一只手用来撑伞，另一只手用来指指点。他们站在田畦上，用一只空出来的手，指点流过农民汗水的田。一指，一点，然后用那白净的手领取工资。农民不行，心眼可以闲，手脚不能闲，闲了那是歇业。一件蓑衣能帮助农民免去歇业的可能。再者，雨点一到伞上，声音夸张的大，浙浙沥沥可以年轮

成滴答滴答。雨滴落到蓑衣上，一律悄无声息，似乎雨声全被吸进了蓑衣里，从田里回来，家人惊呼这么大的雨怎么不早点回家。雨很大？是吗？蓑衣下的人一脸困惑。

聪明的先人早就发明了蓑衣，穿着它既不会被雨淋湿，也不会被雪飘湿。雨雪落到蓑衣上，雨迅速钻到蓑衣里，而雪搁在蓑衣上，一抖，纷纷坠落。我一直纳闷，那些雨都到哪儿去了？我们时常在下雨天看到大人穿着蓑衣在耘田、拔秧、插秧，在平镜似的水田上像一个个标点符号，这时倒真像庄稼指指点点。庄稼似乎得了某种要领，一寸一寸往上长。后来我在课文里念到柳宗元的《江雪》，在空旷的江面上，白雪皑皑，一个钓鱼翁披着蓑衣，头戴斗笠，手持钓竿坐在船头。老师说这是境界，这是空灵的美丽。我一边跟着老师念诗，一边无可救药地联想到村里的那位田翁，一个能够向大地指点的田翁。

我不知道他那时的年纪有多大，我跟村里的娃娃们都叫他蓑衣爷爷。不过，我们很少有机会叫他，他不常来，他住在另外一个村。他的家特别好玩，屋后有一大片棕桐树。别人都不

愿种棕桐树，认为是阴树。他一种就种了二十几年。一件蓑衣通常他一个星期就能做好，去取时挑100斤谷，作为蓑衣的工钱。100斤谷也不是每户人家都能随便拿出来，在他那儿赊账的并不少，他从不让人打欠条什么的，蓑衣拿走，谷子慢慢还。别看他花一个星期可以换成100斤谷，之前他得准备很长时间，仅剩下来的棕桐皮在缝制前还需要做许多的加工活，如晒干、浸泡等。

他做蓑衣往往在晚上，一把竹椅子，一盏煤油灯，还有一张小木桌，一根针和一团棕桐绳。他往煤油灯盏里注入小半碗煤油，拔一拔灯芯，然后开始做活。晚上村里一户人家一盏灯，家里人全凑在灯下，各自做事，一起说话。这样的夜晚，这样的一些人，与其说取一点光，不如说是沾点光。他家是村里唯一一点盏煤油灯的。他做蓑衣时不喜欢旁边有人，一定要在清静安静的环境下才能让针线活动起来。独自守一盏煤油灯不是浪漫，而是奢侈，他是那个时候村里最奢侈的人。油灯下穿针引线，一片片的棕桐轻轻发出“蓑蓑”的声音。此刻，静夜无边。

他像细心的婆娘，一针来，一针去，结实而匀称的针脚既是他手艺的体现，更是他心灵静修的注脚。他把夜晚的幽静缝进蓑衣，也把自己的沉静扎进棕桐片中。我们当然无从知晓他在缝制蓑衣的时候会想什么，或想到什么，可很多人却有这么一种感觉，他做的蓑衣穿在身上比张裁缝做的衣

服更舒服。张裁缝的嘴跟他手中的剪刀一样，什么话到了他嘴都是尖尖的。张裁缝心眼并不坏，手艺也不赖，就是嘴巴子太厉害。村里人大多不喜欢请张裁缝到家里做衣裳，主要是张裁缝一边做活一边像个长舌妇样东家长西家短的，一天下来嘴巴似乎没停歇过。村里的婶婶们一直怀疑衣服这么容易磨损，是不是张裁缝的嘴巴在啃？

据说蓑衣爷爷的祖上是我们这里方圆十里唯一的大户人家，整个村的房子他家就占了一半。到了父辈家道开始中落，到土改时他家的房子与田地差不多都变卖完了，也因这个帮他逃过了一劫。所以，他一直觉得自己的命还不错，虽然没有享受到祖辈的福，也没有从父辈那儿继承家产，留给他唯一的好处是曾让他念过几年的私塾。学做蓑衣，有的说是曾做过他家长工的一个老人教会他的，也有的说是他自己偷偷跟人学的。有的话传来传去会变得越来越离谱，甚至掺和进去一些是非非，但对于他的一些话，一年前是这样，一年后也是这样，十年后还是这样。不多不少，只有那么几句话。似乎没有人舍得给他添加进去一些不属于他的内容。

他常说他记性很差，见过几次后面还是叫不出名字，可他一看到某人穿着他做的蓑衣，一定能叫出那个人的名字，而脱下蓑衣后，他又认不出来了。这是很奇怪的事。刚开始别人不太相信，以为他故意的，只是他故意这样做似乎又没有理由，他的性格可